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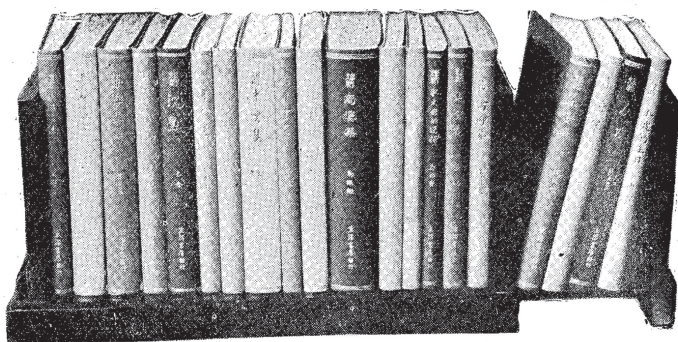
傅東華

主編

創作文庫

三十六開本
道林紙精裝
軟布面燙金
精美便攜

現代文壇收穫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初基



小坡的生日 老舍著 中書集 宋湘著

反政 張天翼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散文集 精八角半 平六角半

如霧集 沈從文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新詩集 精四角半 平二角半

西柳集 吳組綸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八角 平裝六角 劇本集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旅途隨筆 巴金著 隨筆集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沉默 巴金著

將軍 余一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驢子和驢子 魯彥著

青的花 靳以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浮生集 葉永泰著

取火者的逮捕 郭源新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山胡桃集 傅東華著

希臘神話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七年忌 歐陽山著

邊城 沈從文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六角 平裝四角 歐遊漫憶 小默著

海樓集 鄭振鐸著 論文隨筆集 精一元四角 平一元 遊記集 精裝六角 平裝四角

女 沈櫻著 結算 征農著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片雲集 王統照著 散文集 精五角半 平三角半 漂泊雜記 艾蕪著

總店 上海福州路四八號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店特約 十大銀行 均可代購 匯款定購



譯文

第二卷
第五期
目錄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番字第一九八一號

論文學上的影響……………六〇五

A·紀德作

陳占元譯

一個大城市的色彩……………六二七

T·德萊塞作

傅東華譯

契訶夫紀念……………六三五

司基塔列慈作

耿濟之譯

沒落……………六四六

佐佐木一夫作

方光蕙譯



山

湖

.....六七七

阿鶯尼安作

王統照譯

火

燒

城

.....六九三

M·蘇特堡作

許天虹譯

學習莎士比亞

.....六九九

S·狄納莫夫作

魏猛克譯

萊比和他的朋友

.....七〇三

J·布朗作

劉文貞譯

絕望的思想

.....七二四

A·柏克曼作

巴金譯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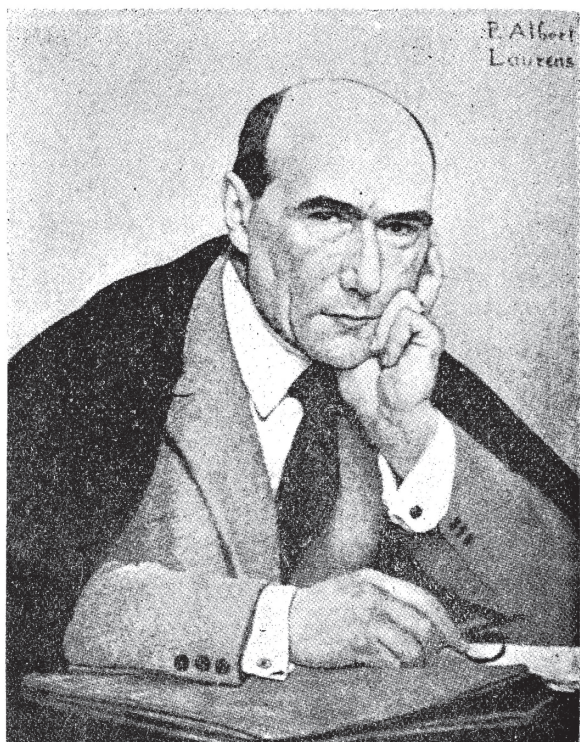
記

.....七五一

插

圖

朝	樂 (德國 K 拉格木刻)	封 面
紀 德 畫 像 (法國 A 勞藏畫)	六〇五面前	
一個大城市——紐約 (蘇聯 A 克拉甫兼珂木刻)	六二七面前	
我的夢中城市 (美國 B 福爾斯畫)	六二九面前	
城市醒了 (同上)	六三一面前	
契訶夫畫像 (俄國 O 勃拉茲畫)	六三五面前	
林中 小徑 (捷克斯洛伐克 A 諾曼木刻)	六七七面前	
我的狗兒 (俄國·奧斯托羅摩伐·利蓓特伐木刻)	七〇三面前	
美國本韓文義州的西德役所	七二五面前	



A. 紀 德 畫 像

法 國 F. Albert Lauzens 繪

論文學上的影響（演講）

A·紀德 作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

我來這裏做影響的辯護。

人們大致承認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我不擔任去分別它們。我倒想做一切影響的辯護。

我以爲有些極好的影響在一般人的眼中并不全都如是。

我以爲一種影響本身并不是絕對好的或壞的，但要受影響的人如何而定。

我更以爲有些不良的天性遇到什麼都觸霉頭，遇到什麼都受損害。反之，別的天性却遇着什麼都是可以受用的糧食，它們把沙礫化成麵包。歌德說，「我可以吞食赫爾德，願意告訴我的。」

① Herder 德國十八世紀的哲學家。

被影響者的辯護在前；影響者的辯護在後；這便是我們談話的兩點。

哥德，在他的回想錄裏面，很興奮的說着他的青年時代，當時他委身於外面的世界，無所區別的任令每個生物，以種種不同的方法，在他身上活動。「從此產生一種和每個物件的奇妙的聯屬，」他寫着，「一種和整個自然如此完滿的和諧，使一切地方、時辰、季節的變換，都深深的感觸着我。」他津津然受到那些至倏忽的影響。

影響的種類很多——剛才我之所以給諸位提起哥德這段話者，是因為我想把各有各的重要的一切影響，都能談到，——讓我們把人和作品的影響留在後面，先從至模糊，至自然的影響說起罷；我要把人和作品的影響留在後面，是因為它們最不容易說的緣故——並且一般人對於它們最易發生，或最易有意發生抵抗之心。——我既存心也要做這類影響的辯護，我便想盡力預備一下。——換言之，慢慢的預備一下。

人是不能避免影響的；至拘謹，至自封的人也還感覺到影響的力量。影響愈少，影響的力量便會變得愈強。我們假如沒有一點什麼來消遣壞天，那麼小小的驟雨也會使我們十分苦惱。

要想像一個完全擺脫一切自然的和人事的影響的人是那樣不可能的事，以至有些不像得過外界任何益處的人物出現時，——他們的事蹟是一般人所不能解釋的，他們的突然的，使俗人莫名

其妙的行爲，也完全不像受過任何人類的動機所主使——人們還要在他們成功之後，相信他們是受了星宿的影響。叫人單是想像一些完全、深刻、徹底自然產生的人間事物，竟是這樣不可能的事。

我以爲這些以完全倚靠自己的命運知名的人，大致他們所受個人的影響，特殊的影響，較之所受普遍的影響更爲深刻。——我所說普遍的影響，是指同時及於一個民族，至少同時及於同一城市的居民的影響。

於是我們有兩類影響，即是普通的影響，特別的影響；一類爲整個家庭，一羣人衆，一個國家同時所受的影響；另一類爲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城市，在他的國家，他單獨受到的影響（有意或無意，有心或無心，你選中了它們，或是它們選中了你。）前者傾向於把個人變成一個普通的典型；後者傾向於把個人與團體對峙。——泰納●差不多完全用心於前者；它們比後者更使他的定命論恰意……

但人既不能單替自己造出什麼新奇的东西，於是這些影響——我把它們叫做個人的影響，因爲它們可以說把受到它們的人、個人和他的家庭、和他的社會分離——也就是那些使這人接近與他一樣受到或受過它們的陌生人的影響。這個陌生人也同樣組成新的團結——且給四方雜處的

人彷彿立了一個新家庭，織成線索，建立親屬——他可以把一個莫斯科的某甲和我自己引到同一的思路上，也可以，穿過了時代，把詹姆士●和維爾支●——且和你們上星期四聽過的那首溫柔、敦厚、而又莫名其妙的中國詩的作者做成一家。

普通的影響不免爲最粗鄙的——「粗鄙」這個字變成了「普通」的轉注並非偶然的事。若非尼采，誇妄一點也不一定——曾經以爲飲品可以給一個民族的習俗和思想的大體以一種重大的影響時，我說到食料的影響也許會感到汗顏的。尼采說比如那些德國人，既飲啤酒，就永遠不要妄想具有飲葡萄酒的法國人的這種精神上的輕快、銳利。算了罷。

但我還得覆述一下：一種影響愈不粗鄙，它的動作也就愈加特別。只要看看氣候的影響，季節的影響，雖然同時及於多數羣衆，還是影響得較爲婉曲，較爲徧激，並且惹起許多極分歧的反動。——某人因炎熱而困憊，某人則因而興奮。啓慈 (Keats) 祇在夏天才能工作，雪萊 (Shelley) 則在秋天。狄特羅 ●也說：「在大風中我的精神狂了。」我們還可以徵引，徵引許多。算了罷。

● James 現代法國著名詩人。

● Virgile 拉丁詩人。

一種風土的影響，在陌生人受之便不算普遍的影響。因而這種影響便使人感覺得到——這裏我們便說到了特殊的影響；——當真說，只有這些影響才值得我們在這裏說及。

當哥德走進羅馬時，他叫着：“Nun bin ich endlich geboren!”（我終於產生了！）……當日他在他的書信上說：他剛到意大利時，便彷彿頭一次認識他自己而且存在……看見這事，我們當然可以說一種異邦的影響是至重要的。——並且這是一種特選的影響：我的意思是說除開不幸的例外，被迫的旅行或流放，我們尋常總選擇我們遊歷的地方；既選擇這個地方就是你受了它一點影響的證據。——我們選擇某個國土，正為我們知道會受到它的影響，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祈求這影響。我們所選擇的當然是我們以為至能影響我們的所在。當德拉克華①出發往摩洛哥（Maroc），這并非為着想成為東方研究的專家，而是由於他有着更鮮明，更細膩和更精微的和諧的理解，要求對於彩色畫家的他自己作更完全的體驗罷了。

① Diderot 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家。

② Delacroix 十九世紀法國大畫家。

我差不多有點汗顏地在這裏引及賴盛。這句被哥德在拔選姻緣 (Affinites Electivae)裏面引用過的話，這樣通曉的話真可令人發笑：“Es wu^rfelt niemand unbestraft unter Palmen”我們只能很俗地把它譯成：「誰也不能毫無惡果的在棕樹下散步。」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不是說我們縱離去棕樹的陰影，已不是合先一樣的人。

我讀着某本書；讀完後我把它闔起來；我把它置在書架的那一格上，——但這書裏有某句話我可不能忘掉。這句話入我之深，使我難於分別出它合我自己。今後我已不是和先沒有認識它時一樣的人了。——儘管我忘却讀到這句話的書；儘管我連讀過這句話也記憶不清；儘管我只能模糊的記起這句話……不相干！我可不能夠重新變成未讀此語之前的我了。——怎樣說明這話的力量呀？

這話的力量也不過在於使我認識了我自己還沒有知道的我的某部份；這話於我不過是一種解釋——對啦，不過是一種我自己的解釋。有人早就說了：影響憑着類似去活動。也有人拿影響去比方過鏡子，這些鏡子並不映出我們的已定色相，而祇映出我們的隱然如是的样子。

「你還未作成的這個內心的兄弟，」

呂尼葉●說過——我要把那些影響比做梅特林的一篇戲劇裏面的王子，這個走來把許多公主喚醒的王子。我們身上馱着多少昏睡的公主，闕然無聞的，等着一下接觸，一個知遇，一句話來把她們喚起來啊！

合這個一比，我用腦力學來的一切，憑記憶牽住的一切，於我還有什麼用處？——這樣，從教育我可以在我身上堆積笨重的寶藏，整份礙手礙腳的錢財，一種拿來當做工具當然矜貴的財產，但直至世紀的末日，這些勞什子還是我的身外之物。——貪錢的人把他的金錢放在一個錢箱裏；但錢箱一經關起，它還不是和空的一樣。

這種親切的知識可就完全兩樣，我們不如說它是一種夾雜着愛情的感激——感激，真的不錯；它彷彿就是一種久別重逢的親屬的情緒。

當我在羅馬，在啓慈的孤獨小冢旁，念着他那惋惻的詩時，我是多麼天真的讓他的溫柔的影響進入我心內，讓它藹然感動我，與我成爲相知，與我的至可疑，至渺茫的思想，發生密切的關係。——在病中，他甚至也在夜鶯歌裏高呼着：

「哦！誰給我一口葡萄酒——久已在深沉的地下冷卻的——一種可以嗅到佛羅拉和綠野的，可以嗅到卜洛往斯^①的舞蹈和民歌的，和那在太陽的火焰裏飄起來的歡樂的味兒的葡萄酒？」

「——哦！誰給我滿注着火熱的南方的一盅？」

我彷彿從我自己的嘴唇上，聽到這種可嘆的悲怨。

在宇宙間自修、長育，真的是同找尋親故一樣。

這裏我們已經搔着癢處，已經到了不是好頑的，並且說下去就有點困難，費心的地方。現在已不復是自然的影響，而是人事的影響。怎樣解說呢，至今我們只見得影響是一種個人繁榮的妙法——或至少是這根使我們發見自己的財富的巫師的小棒——怎樣解說呢，而這裏人家都突然防避起來，（明白點說，尤在今日）人家却着了慌，生了戒心。這裏，影響被人看作一種不祥之物，一類構陷自己的行爲，「損害個性」的罪惡。

這原因是，正在今日，便是不主張個人主義，我們也以爲各有各有我們自己的個性，而一旦這個個

① Provence 以前法國南方省名。

性不大牢固，一旦我們或別人覺得它有點不清爽，搖擺不定或虛弱，我們便害怕失掉這個個性，並且因此糟塌了我們的最真實的歡樂。

失掉自己個性的恐懼！

我們可以在我們文學的極樂世界內，認識和碰到不少的恐懼：新的恐懼，舊的恐懼——晚近外國語的恐懼等……但種種式式的恐懼中，至蠢至壞，至莫名其妙的恐懼，不用說就是那失掉自己個性的恐懼。

「我不要讀哥德，」一個青年文學家對我說：（別慌，不是稱讚人時，我是不提名的，）「我不要讀哥德，因為我怕受到感動。」

要這樣的相信自己只能變壞，那是要達到了絕少的崇高的造詣之境才行，不是嗎？

一個文人所珍惜不置的脆弱的個性，那害怕失掉了的個性，并非因為它的矜貴，而是因為這個文人不住地以為自己就要失掉它——這個個性往往成於沒有幹過任何事情。因此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損人的個性。失掉它，即是有做我們自許不做的事之意。——約莫十年前，出版過一本由作者題作：「沒有 *qui* 也沒有 *que* 的故事」的短篇小說集。作者竟以不用一個關係代名詞，來造一種本色，一套特別的筆緻，一個個性。（好像那些 *un* 和 *un*。不是照舊存在着一樣）多少作家，藝人，就只有那樣

的一個個性，等到他們願和衆人一樣去用那些 *qui* 和 *que* 之日，他們便和平凡的，非常參差的羣衆混在一起，毫無二致。

然而我們該承認至偉大的人物之個性亦成於他們的無理解。他們的筆致之顯別上亦需要這種強暴的限制。沒有一個偉大人物給我們遺下一個模糊的意象；但却是明晰的，非常正確的。我們還可以說偉大人物的無理解作成了他的偉大的定義。

儘管服爾泰 ● 既不了解荷馬 (*Homere*) 也不了解聖經；儘管他對班達 ● 大笑，但這不就把服爾泰的面目描劃出來了嗎？猶如那畫家摹下一個臉的輪廓，而對這臉說：「你不能再有變化了。」

儘管至聰明的哥德沒有了解悲多汶——悲多汶在哥德面前奏完了那首 *Donata en ut dièze mineur* (我們通常叫它做月光曲)，他見哥德坐着冷然無聲，便對哥德呼出這個失望的絕叫：「但是大師啊，倘若你也不做一聲——還有誰來了解我呢？」這不就是一下畫定了哥德——和悲多汶嗎？

這些無理解是易於明白的，因為它們決非癡愚；它們却是明瞭。——所以凡偉大的愛，皆主一無外，而一個愛人對於他的情婦的傾慕，掩盡了天下的美色。——服爾泰對於開明的愛，使他無動於熱情的奔放。哥德對於希臘，對於莫查 ● 的清白微茫的柔情的崇拜，使他畏忌悲多汶的情感澎湃——并使他向那爲他奏着交響樂的曼德爾遜 ● 說：「我只感到驚異。」

我們也許可以說凡偉大作家，凡創造者，皆習於在他所欲從事之點，放出一種這樣繁盛的靈光一束這樣的光線——使周圍其餘的東西遂因而黯淡了。和這相反的，豈非所謂「博雅之士」(dilettante) 嗎？他什麼都懂得，而却正是因為他對於什麼都沒有有一種火熱的，換言之主一無外的愛。

但那既無一種充滿陰影和光彩的宿命的個性的人，猶勉強替自己造出一個拘緊綴合的個性，使自己受不到某一類影響，節制着自己的精神，猶如一個脾胃虛弱只受得少數無大變化的食品的病人一樣（但此時他却消化的這麼便當！）——這樣的人是怎樣使我更愛所謂「博雅之士」啊！因爲「博雅之士」縱不能成爲作家，不能說話，却能好好地注意一切，而且認真以非常曉得聽別人的話

● Mozart 十八世紀奧國大作曲家。

● Mendelssohn 德國音樂家。